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362878 M. C. (P) 3887

語錄

……帝國主義列強一貫進行的欺騙，帝國主義列強打着建立政治上獨立的國家的幌子，來建立在經濟、財政和軍事方面都完全依賴于它們的國家……

列寧

494期

16-7-1972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頁 附畫頁

20分

英鎊自由浮動對馬來亞人民的影響

(接上期)

真正獨立和統一的迫切需要

目前，“馬來西亞幣”和“星加坡幣”還是照舊可以兌換。這就意味着儘管英帝在政治上，把馬來亞分為兩部份，然而，在經濟和貨幣上，它們還是把這兩部份看成不可分割的一個單位。

從這些事實，人民應該看得見，馬來亞實在是一個國家，它不過是被帝國主義的分而治之，把它分為“西馬來西亞”和偽“星加坡共和國”罷了。

人民也不應該為帝國主義的宣傳所誤導，而誤以為他們是什麼“星加坡人”和“馬來西亞人”，其實，居住在長堤兩岸的人民都是馬來亞人。

然而，帝國主義繼續進行分而治之，在政治上把馬來亞分割為兩部份，這也會帶來很大的危險性。因為，在吉隆坡和星加坡反動政權各自代表着兩個集團的利益，彼此間勾心斗角，互相爭奪的結果，造成矛盾日益尖銳化的時刻，兩方面貨幣的兌換是不能夠長期維持的。

長堤兩端不同和不平衡的經濟發展也會加深這危險性。因為“馬來西亞”的經濟是依靠樹膠、錫、棕油、木材等土產的輸出而維持的，而星加坡却有可能越來越依靠外國壟斷財團及自己的工業和裝配產品的出口來維持。在貨幣危機繼續發

生時，有朝一日，一方面可能會認為貨幣增值更有利，而另一方面可能會認為貨幣貶值更有利，吉隆坡和星加坡兩方面的反動政權，為了維持互相矛盾的小集團的利益，而不可能繼續維持兩方面貨幣的平等兌換。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就有更多不必要的痛苦強加在馬來亞人民的頭上。從這里，大家也會看得見，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是迫切需要的。

互貿易不平衡的危險

從美英貨幣危機的經驗看來，不管無形的收入，如銀行、運輸服務等的收入是多麼大，很大的對外貿易逆差（即輸入大量超過輸出）是很容易造成國際收支逆差。

雖然，吉隆坡方面對外貿易有盈餘，然而，星加坡却有一年比一年嚴重的對外貿易逆差，如果無形的收入大量的減少的话，那麼星加坡就會面臨同樣的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危險了。倘若如此，那麼，一連串在美國和英國所發生的貨幣危機事件，就會嚴重地打擊星加坡的經濟。

六人民負擔越來越重

一個殖民地經濟，尤其是從整個馬來亞被分割開來，並完全受外國支配的星加坡殖民地經濟的危害性，是顯而易見的。所以，英鎊的自由浮動和最終要貶值，將會帶給馬來亞人民嚴重的損失。這是因為英

帝為了挽救其經濟危機避免全部經濟的崩潰，把越來越重的負擔強加在殖民地人民的頭上。

這也是為什麼越來越重的苛捐雜稅強加在全馬來亞人民的頭上。這也是為什麼在一九六七年英鎊貶值，馬來亞人民遭受嚴重的損失。這也是為什麼在不久的將來，英鎊再貶值時，人民又要受到重大的損失。這也是為什麼馬來亞人民會負起越來越重的公債、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和失業。這也是為什麼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而越來越窮困。

只要馬來亞還是繼續被美英帝國主義所統治，只要星島繼續從馬來亞被分割開來，這些重担就會繼續強加在人民的頭上。

(續完)

@ 本報啓事 @

親愛的讀者們：

本報從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創刊至今已十年有餘！為了堅持我們的出版工作和更好的為人民服務，我黨一路來在本報和其他一切刊物的出版方面都要維持着巨大的經費，當然這主要是得力於廣大人民和各地讀者們的支持。然而，在李光耀傀儡政權統治下人為的百物騰漲，使我們的出版開銷更加的大，因此，我們決定從493期起中文版《陣綫報》的定價改為每份二角正。敬希讀者們注意。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吸血鬼的新花招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七月五日廣播〕聯邦土地開發局從去年九月底開始，實行扣除債務的新制度。根據這個新制度，參加開墾樹膠園的人，每月出售樹膠所得的收入，如果超過七十元，就必須扣除債務。辦法是：先撥出七十元歸參加者作為一家生活費用，剩餘的對半分。一半還給參加者，另一半交給“土地開發局”，作為償還債務之用。還規定：土地開發局每月所扣的債款，不得超過一百五十元。剩餘的全部歸還參加者。該局在丁加奴的一個頭目還舉例說：“某參加者每月收入四百元，他先取七十元作為生活費用，剩三百三十元，土地開發局只從這筆餘款中，扣除一百五十元債款，餘下一百八十元全歸參加者，這樣，參加者每月實得二百五十元。”

傀儡官員說：“實行這個新制度，是為參加者的幸福。”馬來官僚資產階級的報紙幫腔說：“實行了這個制度，參加者就沒有理由叫苦連天了。如果還有人不同意這個制度，那麼聯邦土地開發局就不知道要怎樣作才能使他們幸福。”馬來使者報甚至還叫嚷：“現在的問題取決於參加者自己，如果參加者以為他們的生存是政府的責任，並且認為，他們應當坐享其成。那麼，他們就是自討苦吃。”按照他們的說法，新的扣債制度成了解除被騙參加土地開發計劃農民痛苦的最靈驗的方法，究竟是不是這樣呢？讓我們看看事實吧！

首先，這個頭目所舉的例子，事實上並不存在。僑國家與鄉村發展部長惹化峇峇，去年四月九日說：“政府從來沒有保證過每個成員每月最低收入兩百元。只保證每月有一百元收入。政府希望的目標是三百元。”“聯邦土地開發局”的新頭目姆沙依淡，今年二月中旬，在華玲地區對開發計劃參加者講話時招認：“理想未能實現”。據報紙報導，在該局開發的所有樹膠園中，參加者的收入都很少，無法養活一家人。有些地方的參加

者，從一九六一年以來，都不得不把在該局膠園割膠的工作留給妻子兒女去做，他們本人出外從事別的勞動：有的去當漁民，有的去替別人割膠，有的當公共工程部工人。這樣，才能勉強過日子。目前，膠價慘跌，參加者收入必然更少，該局在丁加奴的頭目那比惹化峇峇所吹噓的到現在仍沒有實現的目標更高的收入數字作根據，大談這種新的扣債制度的好處，其真正目的不過是為官僚資本家剝削這些農民制造借口罷了。

其次，所謂先撥七十元歸參加者，也是一個掠奪的新花招。這七十元當中，只有二十元是現款，其餘五十元是存放在該局所經營的商店里，作為參加者每月取貨的抵押金，這是強迫所有參加者必須向該局商店購買各種必需品的手段，也是一種殘酷的剝削。

目前，稅收增加，市場物價高漲，該局商店的價格比一般市價更高。該局還宣稱：參加者每月抵押金的結餘，保證全數還給參加者。這也是空口說白話，參加者不但沒有結餘，還要負債，有什麼好保証呢？

丁加奴州示特朗峇魯土地開發計劃的參加者，從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三月，總共欠了“聯邦土地開發局”商店七千九百多元，估計到十月底已增加到一萬元。參加者窮得無法償還。現在，官僚資本家決定，從參加者收入中扣除抵還，每月收入一百元以下者扣五元，一百到一百五十元者扣十元，一百五十元到兩百元者扣十五元，兩百元以上者扣二十元。這個辦法也說明：所謂新的扣債制度，對於收入在兩百元以上的人來說，也不能起解除痛苦的作用。相反，新的債務沉重地

壓在他們身上，至於收入只有在幾十元到一百多元的人來說，負擔就更沉重了，還有什麼幸福可說呢？

此外，在實行這個新的扣債制度之後，“聯邦土地開發局”還宣布，把過去每月發一次收入的作法，改為每星期發一次。據說，這也是為了減少參加者的困難，但是，到底怎樣發呢？發多少錢呢？

該局說：每星期發給參加者的錢是以上一個月膠價百份之九十為標準，被迫參加聯邦土地開發局計劃的農民，從來就沒有享受過他們自己的全部勞動成果。該局禁止參加者把樹膠拿到市場出售，並以低於市價的價格強制收購他們的產品，現在，除了扣除各種債務之外，還要從他們出售產品所得的收入中，再扣百份之十，這就更清楚說明，所謂先撥出七十元給參加者的漂亮話，不過是掩蓋殘酷壓榨的烟幕，況且，七十元根本就不能維持一家五、六口人的生活。據拉克克集團的官方材料，一家普通農民，每月起碼的生活費用必需八十元。大家知道，目前膠價很不穩定，總的趨勢是不斷下降，回升的希望極少。

“聯邦土地開發局”之所以要把每月發錢一次改為每週一次，並規定以上一個月膠價百份之九十為計算標準，正是為了保証，在膠價波動的情況下，官僚資本家仍然能夠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潤，這怎麼能說是為了減少參加者的困難呢？可是所謂新的扣債制度，一點也不是為了土地開發計劃參加者的幸福，而是為了保証馬來官僚資本家能夠在膠價慘跌的情況下，繼續吮吸參加者的鮮血。馬來官僚資本家的喉舌《馬來西亞使者報》，去年十一月二日的報導：在吹捧這種新的扣債制度的時候，無意中透露了一點秘密，它說：“聯邦土地開發局希望實行這個新制度之後，不再發生‘非法出售樹膠和膠屎的問題。’”

（轉入第十版）



墨寫的謊言 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

行動黨傀儡政權的頭子李光耀，最近又在其支部的紀念會上，大發謬論。

說什麼“應當提高人民的素質，才能應付日益進步的社會”啦，什麼“星加坡的失業人數已經降低到最低的水平”啦，什麼“星加坡是亞洲的金融中心”啦，什麼“星加坡的貨幣最穩定，將會成為‘亞洲元’的基地”啦，同時還假惺惺地關心人民的健康問題，李光耀傀儡政權這樣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撈取競選的政治資本。

盡人皆知，狡猾與傲慢的李光耀傀儡政權，它們一路來都是以撒謊來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的，故它們的再一次撒謊是毫不足以為奇的。因為撒謊就是它們的政治資本，沒有撒謊它們就活不了命。但是，儘管它們怎樣的撒謊都無法掩蓋血寫的事實。

自從行動黨傀儡集團上台以來，到底做了多少對人民有利的東西呢？它們為人民解決了多少困難呢？讓我們舉出一些事實來揭穿李光耀傀儡政權反人民、為帝國主義服務的醜惡嘴臉。

(一)失業問題解決了嗎？

所謂“星加坡的失業人數已經降低到最低的水平”，這是李光耀傀儡政權欺騙人民的伎倆。衆所周知，星加坡的失業問題是相當嚴重的，本來失業人數就已不可計數；加上每年都有數萬名學生離校，到社會上來找事做；又再加上“分而治之”所帶來的所謂“非公民”的失業者和沒有去登記失業的失業者。從以上所有的失業人數綜合起來，那麼失業的人數就非常可怕了。所謂失業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了，這是李光耀傀儡政權在吹牛皮。

(二)人民健康問題誰應負責？

今天，李光耀自己招認，星加坡的五十萬學生當中就有十巴仙以上的學生是營養不足，而造成體質衰弱，這些營養不足的學生都是缺少蛋白質而造成的；同時它自己招

認說，這些營養不足的學生都是來自貧苦家庭。對於這些，作為一個所謂“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理應照顧他們，可是，李光耀傀儡政權不但沒有照顧他們，反而把整個責任推給人民，說什麼人民沒有關心兒女的的健康問題，這是李光耀企圖推卸責任。

在英帝和李光耀傀儡政權的統治下，造成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在這樣困苦的生活那里有辦法來照顧子女們的健康問題，今天有這種病態出現，根本不是人民造成的，而是帝國主義反動派殘酷統治的結果。

(三)為外國壟斷財團提供廉價勞工。

所謂“培養有高度水平的技術人員”，其主要目的是為外國壟斷大財團提供廉價勞動力，使外國壟斷財團能在本地區賺取超額的利潤，李光耀傀儡政權還經常向工人訓話，要工人“刻苦耐勞”，“不要染上少做工多報酬的惡習”，看！反動透頂的李光耀傀儡政權，把工人們拼死拼活所得來的區區報酬，

說成染上“惡習”，它們這樣說就是要工人們乖乖地為它們賣命，任由它們宰割，那麼，這才是所謂星加坡的“好公民”了。

(四)所謂“要一個精銳的武裝部隊”

所謂“星加坡的軍隊要有良好的訓練，要有新式和現代化的武器配備，才能有效地保護星加坡的安全與穩定，只有這樣，外國資本家才敢來星加坡投資”。這是李光耀傀儡政權媚外政策的宗旨，它們訓練軍隊是要來保護外國壟斷資本家在本地區的利益，讓它們安心地在本地區壓迫和剝削人民，也就是說一旦工人為了要求改善工作條件和要求改善生活待遇而開展罷工行動，那麼它們就可以利用這些傀儡軍隊來鎮壓工人群眾而更好地保護外國壟斷資本家的利益。

(五)星加坡是“亞洲元”基地嗎？

李光耀傀儡政權高喊什麼“星加坡的造船業已經突飛猛進了，因此，它將來會成為亞洲的金融中心，星加坡的前途無限量”，說什麼“星加坡的貨幣將繼續成為部份世界中的最穩定的貨幣”。因此，星加坡將保持成為“亞洲元”的基地

(轉入第五版)

越南留學生揭露 阮太平被謀殺真相

河內七月七日消息：在美國留學的越南大學生所組織的越南大學生聯合會，最近發表聲明，揭露留美學生阮太平七月二日在西貢被暗殺事件的真相。

聲明說，阮太平是華盛頓大學優秀畢業生。他參加過各種反對阮文紹的鬥爭，引起西貢傀儡當局的不滿，就要求美國政府取消其學籍，把他送回西貢。

本月二日，美國當局着令泛美

公司的一架飛機把阮太平送回西貢，阮太平對此表示反對，並要求前往河內。飛機駕駛員恩華在西貢降機後，扣留了阮太平，並叫來一名武裝警察，對阮太平開了五槍，然後套上“騎劫飛機”的罪名。

聲明指出，阮太平的行為是光明磊落的。他絲毫沒有以暴力陷害其他乘客的意圖。相反地，他是被帝國主義者、種族主義者、警察和特務蓄意殺害的。



在拉扎克集團壓迫下 東海岸峇迪業奄奄一息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七月八日廣播】東海岸，特別是吉蘭丹和丁加奴兩州的中小峇迪製造商和手工業，最近紛紛倒閉，造成許多人失業。這兩州峇迪業的危機目前正在繼續惡化。

自從馬來官僚資產階級的魔爪伸進峇迪業以來，東海岸峇迪業的原料供應和銷售市場就完全為他們一小撮人所操縱，東海岸中小峇迪製造商和手工業者受到的打擊日益沉重。拉扎克集團實行銷售稅之後，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東海岸中小峇迪製造商和手工業者就更加奄奄一息了。

據報導：不僅吉蘭丹中小峇迪製造商目前多半已被迫停止生產，而且丁加奴的六十家峇迪製造商也已經有三十家倒閉。這兩個州的峇迪業者協會一致指出：東海岸峇迪製造商破產和倒閉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競爭不過大資本家；另一個是偽政權抽銷售稅。他們在不久前召開的會議上憤怒譴責拉扎克集團，扼殺東海岸峇迪業的罪惡行為。並且控訴：不打破官僚資本的壟斷，不取消銷售稅，東海岸峇迪業將完全陷入絕境。他們的抗議不是最近才開始的，這一兩年來，他們向拉扎克集團提出了多次申訴和抗議。但是，拉扎克集團不但一意孤行，不理不睬，而且變本加厲地對他們進行迫害。

今年四月初，丁加奴峇迪業者協會又派代表團往見陳修信，要求豁免銷售稅。陳修信口頭上敷衍應付，答應加以研究，實際上置之不理。六月十三日，偽財政部公開宣布，拒絕他們的要求。宣稱：中小峇迪製造商的倒閉不是銷售稅造成的，而是他們的產品質量差，無法競爭引起的。馬來官僚資本的喉舌《馬來使者報》六月七日社論，也替拉扎克集團的罪行辯解說：“小峇迪商所說的倒閉的兩個原因究竟真實與否，必須更深入進行調查。”該報接着為馬來官僚資產階級開脫扼殺東海岸峇迪業的罪責說：

競爭是商場上不可避免的事，沒有競爭，就無所謂商業，質量有保證，就有滿足需要的能力，市場也自然就有保證了。”但是，抵賴是不行的。拉扎克集團近幾年來扼殺東海岸峇迪業的罪行是有目共睹的。

傀儡政權不斷拼湊峇迪公司和各種壟斷機構，控制峇迪的生產和銷售，例如：偽政權的投資委員會設立了“馬來西亞峇迪和手工業品銷售公司”，“人民信託局”建立的一個土著峇迪銷售公司 和一間峇迪廠。最近，馬來官僚資產階級所擁有的“金馬紡織公司”又正式開幕了，這家公司出產的白布將從幾百萬碼增加到一千萬碼，其中一半將通過“人民信託局”的“土著峇迪銷售公司”供應東海岸峇迪商。它供應的白布一般都比市價更貴。峇迪的國內外市場，全由馬來西亞峇迪和手工業銷售公司以及“人民信託局”的土著峇迪銷售公司操縱。東海岸出產的峇迪和手工業品都必須按照這兩家公司規定的條件和價格售給這兩家公司，再由這兩家公司轉售國內外顧客。

據報導，“馬來西亞峇迪和手工業銷售公司”，去年頭九個月向新西蘭出口峇迪二十五萬多方碼，比一九七〇年同一時期增加一倍。向日本出口近十三萬方碼。今年，拉扎克集團把這個公司的出口份額增加到七十萬方碼。土著峇迪銷售公司去年向美國出口八十萬方碼，值一百五十萬元。僅僅今年頭兩個月，它又銷售了價值一百三十萬元的峇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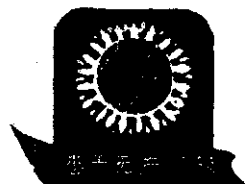
為了打擊東海岸的峇迪業，人民信託局的峇迪廠正在不斷擴大，產量成倍地增加。馬來官僚資本家的這些公司和工廠，就是用機

性東海岸峇迪業的卑鄙辦法，獲得了巨額利潤的。不僅如此，它們還在拉扎克政權的幫助下收買技術熟練、產品優美的東海岸峇迪商和手工業者，吞併他們的小工廠，然後投入大量資金，建立新廠。這就進一步加深了東海岸峇迪業的危機。例如：由偽政權投資委員會開辦的馬來西亞峇迪和手工業品銷售公司，不久前，把吉蘭丹一家只有一萬元資本的小峇迪廠收買後，又投資五十萬元，以手工業者企業公司的招牌在吉隆坡附近的昔拉央峇魯興建峇迪廠，並且趁東海岸峇迪工人和手工業者失業之際，廉價招募他們進廠做工。現在這家公司已經成為馬來西亞峇迪和手工業品銷售公司的屬公司。

拉扎克集團損人利己，摧殘東海岸中小峇迪製造商和手工業者的無恥行徑，正在遭到東海岸人民群眾日益強烈的反抗。

今年三月初，吉蘭丹和丁加奴兩州的峇迪生產者召開了聯席會議，抗議拉扎克集團瘋狂迫害這兩州的兩百二十家中小峇迪製造商和許多手工業者的行為。他們正確地指出，傀儡政權這種行為是鼓勵大資本家集團掠奪馬來峇迪業者的精力和剝奪他們生存的權利，是一種壓迫。是向傀儡政權對東海岸峇迪業前途所作的保證背道而馳的。

拉扎克集團的行為，又一次証明：它推行所謂新經濟政策和煽動馬來沙文主義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製造各民族人民的不和，以便馬來官僚資本家瘋狂壓迫和剝削各族工人、農民和中小工商業者，保護它們一小撮人的階級利益。





列寧著作選讀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 “左派”幼稚病

— 列 寧 —

(接上期)

我們認為通過工會來聯繫“群眾”還是不夠的。在我們的革命過程中，實踐創造了一種機構，這就是非黨工農代表會議，我們正在全力支持、發展和擴大這種機構，以便考察群眾的情緒，接近群眾，滿足群眾的需求，從群眾當中提拔優秀的人材來擔任管理國家的職務等等。最近頒布的關於把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改組為“工農檢查院”的法令中，曾經規定這種非黨的代表會議有權選出國家監察委員來擔任各種檢查工作等等。

其次，黨的全部工作當然都是通過不分職業而把勞動群眾團結在一起的蘇維埃來進行的。蘇維埃代表大會這種民主機構，就是在資產階級世界中最好的民主共和國里也從來沒有看見過；通過這種代表大會（黨對這種代表大會極為重視），以及通過經常把覺悟工人派往鄉村擔任各項職務的辦法，來實現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作用，實現城市無產階級的專政，對富有的、資產階級的、進行剝削和投機的農民展開經常的鬥爭等等。

“從上面”來看，從實現專政的實踐來看，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整個機構就是這樣。我們相信讀者一定會懂得：一個俄國布爾什維克既然熟悉這種機構，並且觀察過這種機構是怎樣在二十五年內從不合法的地下小組成長起來的，那末在他看來，什麼“從上面”或是“從下面”，什麼領袖專政還是群眾專政等等議論，就是一些幼稚可笑的廢話，猶如爭辯究竟是左腳還是右手對人更有用處一樣。

同時，德國左派說什麼共產黨人不能而且不應該在反動工會里工作，說什麼可以放棄這種工作，說什麼應該退出工會，必須另外創立

一種嶄新的、極純潔的、由非常可愛的（也許大部份都是非常年輕的）共產黨人臆想出來的“工人聯合會”等等，這種鄭重的、非常淵博的和極端革命的論調，我們也不會不覺得是同樣幼稚可笑的廢話。

資本主義必然給社會主義留下的遺產，一方面是工人中間舊的、長期形成的職業上和手藝上的差異；一方面是各種工會，它們只有十分緩慢地、年復一年地才能發展成而且一定會發展成比較廣泛的、行會氣味比較少的產業工會（包括整個整個的生產部門，而不僅是包括同行、同業和同一手藝），然後經過這種產業工會，進而消滅人與人之間的分工，教育、訓練和培養出全面發展的、受到全面訓練的人，即會做一切工作的人。共產主義正在向這個目標前進，必須向這個目標前進，並且一定能達到這個目標，不過需要經過許多歲月。如果目前就企圖提前實現將來共產主義充分發展、完全鞏固和形成、完全展開和成熟的時候才能實現的東西這無異于叫四歲的小孩子學高等數學。

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利用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人材，而不是利用虛構的和我們特別造就的人材來着手建設社會主義。這當然是很“困難”的事情，不過，任何其他解決這種任務的辦法都是極不認真的，簡直不值一提。

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工會是工人階級的一個巨大進步，是工人由軟弱無力進到階級聯合的開端。當無產者的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即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要是這個黨不學會把領袖和階級、領袖和群眾結成一個整體，結成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它便不配擁有這種稱號）開始成長的時候，工會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反動色彩，如某些

狹隘的行會習氣，某些不問政治的傾向以及因循守舊的積習等等。但是除了通過工會，除了通過工會同工人階級政黨的協同動作，無產階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從來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別的發展道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的又一巨大進步，這時候黨更需要不僅用舊的方法，而且用新的方法對工會進行教育和領導。同時不應當忘記，工會現在還是、將來在一個長時期內也還會是一所必要的“共產主義學校”和無產者實現其專政的預備學校，是促使全國經濟管理職能逐漸轉到工人階級（而非個別行業）手中，然後再轉到全體勞動者手中所必要的工人聯合組織。

上述工會的某種“反動性”，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是不可避免的。不懂得這一點，就是完全不懂得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基本條件。害怕這種“反動性”，企圖避開它，跳過它，是最愚蠢的，因為這無異是害怕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作用，即訓練、啟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後的階層和群眾並吸引他們來參加新生活。另一方面，如果把無產階級專政推遲到沒有一個工人抱狹隘的行業觀念，沒有一個工人抱行會偏見和工聯主義偏見的那一天去實現，那錯誤就更加嚴重了。政治家的藝術（以及共產黨人對自己任務的正確了解）就在于正確判斷在什麼條件下、在什麼時機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順利地奪取政權，可以在奪取政權過程中和奪取政權以後得到工人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十分廣大階層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奪取政權以後，能通過教育和訓練吸引愈益眾多的勞動群眾來支持，鞏固和擴大自己的統治。

(待續)

(28)
1972

關於文藝統戰問題的補充及其他

馬
群

(接上期)

現在，回到文藝統戰口號的正題來。首先，須得再三強調指出的是：“如果連最廣義最普通的文學藝術也沒有，那革命運動就不能進行，就不能勝利。不認識這一點，是不對的。”此乃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分析文藝統戰之意向時的主要觀點，也是我們的同志在提出現階段文藝界之統戰口號時的基本標準。換句話而言，我們提出馬來亞當前的文藝統戰鬥爭口號的現實意義，就是為着要形成一種最廣義最普遍的、各民族人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文藝，要擁有一套按照馬來亞之具體情況而總結出來的革命的文藝理論，使我們的民族解放運動能夠很好地進行並贏得徹底勝利。所以，既要探討文藝統戰的鬥爭口號，當然應以整個文藝運動為主要之對象，而不能也不是僅針對“革命文藝陣營內部”來提出。（不管原論戰者的本意為何，一旦接觸到文藝界的統戰問題，則最終必然也應該是要引導到這個方向來。何況問題的提起，本質上已經是一個牽涉及“馬來亞”這個全體的觀念。）

基於，關於“革命文藝無產階級化”（《旗》1970年9月20日《論馬來亞革命文藝的無產化與民族風格及其他》），乃被認為係“超越了當前的革命發展範圍”、“不適宜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文藝統戰口號”（引前文《談談文藝統戰上的諸多問題》）《旗》1971年2月28日）的口號，則兩者之間便不存在“混為一談”之現象。不過，這並不等於說要放棄或者忽視革命文藝工作者在思想改造上必須無產階級化，以期使文藝更好地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就算拿魯迅當年向“左翼作家聯盟”所提的“作家的無產階級化”口號來談，其所針對者還是左翼作家的思想改造問

題，而不是革命文藝的統戰鬥爭問題。當作馬來亞的整個國民新文化來講，現在的主要問題也仍然不是“無產階級化”。而關於“無產階級化”的問題，在目前階段，對革命文藝而言是指為無產階級的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問題，在具體內容方面乃是表現與突出處在革命中的工農大眾，其現實意義則是使革命文藝發展為大眾文藝，被無產階級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所利用。由此可知，在統戰鬥爭的口號問題上，也仍然是革命文藝大眾化，並非無產化，這該是毫無疑義的了。

其次，關於“無產文藝小組”所提的兩個鬥爭口號，即“馬來亞民族民主運動的大眾文藝”及“馬來亞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興文藝”。我認為，它們之間其實並無多大本質上的差別，跟“民族解放戰爭的大眾文藝”（尤其前一個口號）比較起來，就更屬文字表達的技術問題而已。但是，令人費解的是，我們的同志居然於指正另一口號的“不適合”（而且並未詳細分析如何“不適合”法）之後，重新提出一個內容與實質相類似的東西（即大眾文藝）來，這顯然是有點矛盾的。是不是後一個口號——民族解放戰爭的大眾文藝——在非正式提議時（因當時的同意主要只在點出到底是“革命文藝”還是“大眾文藝”），沒有添上“馬來亞”的字眼，致使一些同志誤解為乃完全地“沿用魯迅——在30年代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時期”（無產文藝小組語）的口號？抑或我對問題的解釋可能不夠清楚？不過，是被誤解也好，是不夠清楚也好，對於口號論戰的進一步補充說明看來也是必要的。

先談“民族解放戰爭的大眾文藝”與“馬來亞民族民主運動的大眾文藝”這兩個口號。說它們之間僅屬文字表達的技術差別，主要乃

係“戰爭”與“運動”二句，究竟何者的表達方式為佳，又哪一句更能突出當前的時局呢？誠然，由目下的時局來看，革命武裝鬥爭雖已迅猛地擴展着，並有星星之火正在燎原之勢，但就整個軍事現實而觀，則畢竟尚未臻全國性（包括星島）之戰爭階段，它既不象中國在三、四十年代期間的全國抗日戰爭那樣，亦有別於我國（一九四一年到四五年）三年八個月的全馬抗戰狀態。這一點上，戰爭的景象和氣氛在人民大眾（包括各革命階級）的直覺感受方面是比較薄弱的一——特別是離開武裝鬥爭區較遠的地方。鑒此，我基本上不反對（在當前）用“民族民主（或民族解放）運動的大眾文藝”作為文藝統戰口號，它會較諸“民族解放戰爭的大眾文藝”（雖則戰爭在這里也含有突出武裝鬥爭的意味）更能突出現在的時局。不過，仍然必須強調的是，這個總的文藝鬥爭口號，不但要是抗英性質的，而且應當屬於各民族式的文藝鬥爭口號；同時，又須緊跟着時局的轉化而有所轉化。

至於“馬來亞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興文藝”，却應係對革命文藝陣營之內部而提倡者，它不能是作為整個文藝運動的統戰口號。蓋“新興文藝”一詞在早期乃屬“無產階級新興文藝”之縮稱，是為新興的無產階級（或稱普羅階級）所專有之文藝體系，當今已泛稱“無產革命文藝”或簡稱“革命文藝”是則，新興文藝即為“革命文藝”也。因之，上述這一口號的基本性質，便已指明了它是號召革命文藝工作者（而非一般的文藝家及作者們）投入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戰鬥性口號。若作為糾正“革命文藝無產階級化”口號的偏差，使一向囿於無產革命文藝的左翼作家們能跑到抗英民

族解放鬥爭的前綫上去，並以之來克服革命文藝眼前的困境，真正地與工農大眾相結合起來，為工農大眾而創作、而利用，則尚無不可之理。然而，偉大的革命文學家魯迅曾經這麼說過：“無產者文學是為以自己們之力，來解放本階級並及一切階級而鬥爭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所以，我們所提出的文藝統一戰綫口號，就不能單只針對左翼作家及革命文藝之情況而提，更要結合其他革命階級的文藝動向來考慮，才能有效地建立廣泛的抗英民族文藝統一戰綫。如此，則‘大眾文藝’口號之倡議遂成了解決當前馬來亞的整個文藝統戰運動的最正確途徑和方法。不過，為着使大家都有統一的步調，對於鬥爭口號的措詞用句，我依然主張得慎重其事（以最精簡達意者為最佳），歡迎更多的意見參加進來，俾使問題的討論能更深入地推廣開去。

關於文藝批評

文藝批評的作用和價值，主要在於它能夠給予讀者、作者以理論或方向之指導與影響，從而促進文藝運動的發展。站在革命文藝的立場，則文藝批評不但是一項教育人民大眾，宣傳革命思想，播揚無產階級世界觀，暴露和批判一切反動事物的思想工作，它還必須同時負起團結朋友、打擊敵人的政治任務；故而，文藝批評工作做得好不好，將必然會最終地影響到統一戰綫的鞏固與發展。由此顯示，對於認真掌握好文藝批評工作的原則、態度、策略、方法諸方面，就非予以重視不可了。

文藝批評是文藝界的主要鬥爭方法之一，如果沒有這個鬥爭方法或者放棄這個鬥爭方法，則文藝運動的發展與進步是不可能的。正象魯迅在《花邊文學》、‘看書鎖記(三)’里所說的：“文藝必須有批評；批評如果不對了，就得用批評來抗爭，這才能夠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壇已經靜淨，那所得的結果，倒是要相反的。”但是，文藝批評處在有

階級之分（還要加上外來的帝國主義勢力）的社會中，又因着階級性的差別而出現各不相類的藝術觀點及批評標準，致使文藝批評形成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專門的研究和靈活性處理。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文藝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有好的主觀願望或動機，不一定就能產生有益的社會實踐和效果。立於辯證唯物主義者之角度觀之，則必須是把好的、為大眾的動機跟有益的、被大眾所歡迎的效果統一起來。這便是用社會的實踐及其效果來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即作品的好壞）的批評標準。從政治方面說，祇要是有利於抗英與各民族團結的，反對倒退、贊同並促成進步的東西，一般上都是好的；而一切和此相反的東西即不利於抗英與各民族團結的，反對進步、拉人倒退的東西，便都是壞的。依循着這一政治標準，在團結抗英的總原則下，我們的文藝批評既應“容許包含各種各色政治態度的文藝作品的存在”，又須堅持“對於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學、反大眾和反共觀點的文藝作品的批判和駁斥”之革命立場。文藝批評的另一個標準即藝術標準，也應當從現實的社會效果來衡量，則藝術性較高的作品，一般地是好的或較好的；而藝術性較低的作品，大致上便是壞的或較壞的。對此，必須“按照藝術科學的標準給以正確的批判，使較低級的藝術逐漸提高成為較高級的藝術，使不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改變到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引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標點乃筆者所加），從而使文藝批評更好地成為促進統一戰綫之鞏固與發展的一個得力武器。

在開展文藝批評工作時，應當着重加強對“復古”派（包括玄學派）、現代派（包括抽象派）及一切形式主義、‘人性論’等的批判工作，尤其不能放鬆對文壇幫閒派和兩面派的暴露和批駁。對於革命的及進步的文藝陣營內部的批評工作，必須是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革命立場上來進行；而對待那些具有自覺性的進步或革命傾向的

民主作家、文人們，則必須由團結之願望出發，基於革命原則的基礎，結合他們的階級情況具體地開展批評、教育和爭取的工作。有無認真地執行文藝統一戰綫的政策、策略以及系列的具體工作，將是鑒別文藝工作者的革命性的尺度之一；而文藝批評工作的正確開展，便是認真執行統一戰綫的重要關鍵。當然，在執行的過程中，則應提高革命警惕，嚴防文壇市儈的改良欺騙，堅持科學態度，反對口頭革命派的言行不一；對於那些政治上根本反動却又帶有某種藝術性的東西，更是應該力加排斥。所以，在對待文藝批評的問題上，曖昧不明、兩面討好的態度是不被容許的，但主觀偏激、胡亂打擊的作法也是同樣不對的。同時，在批評或批判某一作家或作品時，必須結合該被批評對象之大部份作品及其實際的表現或社會效果作到深入的調查研究，掌握、搜集確鑿的資料和証據，並且應“兼顧及周遭的客觀情況”（魯迅語），唯其如此，始得真正達臻文藝批評之目的與理想。另一方面，於批判“復古”派、現代派及其他形式主義之外，不能忽略“古為今用，外為我用”之倡導與實踐，而這特別對馬來亞各民族文藝史的編整工作，具備着極其深遠之意義與重大之作用——文藝批評史和整個文學藝術史乃是密切連系着的——，也是正確解決繼承與借鑒傳統文化遺產及外國優秀作品同反帝、反封建文化的關係問題和立場問題。這裡，首先需要肯定的是，發展反帝反封建的文藝（或文化）跟繼承傳統文化遺產、借鑒外國優秀作品不僅不會沖突，而且還是相輔相成的，因為傳統的文化原本便有其積極與消極的兩面，而一切優秀的文藝作品及好的創作經驗（不論是本國或外國的），又都是屬於我們要學習、借鑒的東西。關於繼承傳統文化遺產一節，魯迅的（《集外集拾遺》）“‘浮士德與城’後記”和“拿來主義”一文亦曾作過明確的原則性的說明。在前一篇文章內，他寫道：“……新的階級及其文化，並非突然從天而降，大

抵發達于對舊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發達于和舊者的對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傳，于舊文化也仍然有所擇取。”而後一文則以一名窮困青年得了一所大宅子作譬喻，他說：“如果反對這宅子的舊主人，怕給他的東西沾污了，徘徊不敢走進門，是孱頭；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燒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則是昏蛋。不過因為原是羨慕這宅子的舊主人的，而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覓進臥室，大吸剩下的鴉片，那當然更是廢物。”拿來主義”者是全不這樣的。

他佔有，挑選。看見魚翅，並不就拋在路上以顯其“平民化”，只要有養料，他和朋友們象蘿蔔白菜一樣的吃掉，只不用它來宴大賓；看見鴉片，也不當衆摔在毛廁里，以見其徹底革命，只送到藥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虛。……

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麼，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着，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然而，須得補充強調的是，拿來的東西應僅止于佔有與挑選，求達“去蕪存精”，而決不能因此便放棄自己的現時現地的基本創作（即本地創作）；換言之，對於傳統的及外國的文學藝術，斷不應毫無批判地硬搬和模仿，而繼承與借鑒亦“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作”。這是我們在處理有關此類的文藝批評工作時所要加以注意的問題。

另一個和繼承文化遺產直接牽連的問題，就是整編馬來亞文藝史的工作。這項工作，目前雖然已經有個別一些民主的文藝史家正埋頭從事於其中，但畢竟個人的主觀力量十分有限，加諸史家本身的階級性和社會現實等客觀條件之局束，工作成效始終並不理想；同時，也僅止於本民族或個別他族的文化藝術史料。因此，我們應集合各族文藝工作者、專門家與群眾的集體智慧與力量，用最先進的唯物辯證法

和唯物歷史觀，突破各種人為的束縛與思想的藩籬而編寫出一部真正代表馬來亞各民族人民的革命的文學藝術史，便顯得急切與必要了。當然，這項工作的勝利完成可能還存在着許多條件因素，同時也是一項頗見艱巨的任務，正有待於我們的文藝專家、史家們往後的努力和深入的探考（這裡應當包括深進到社會和人民的生活中去直接跟群眾聯系，去搜集那最豐富、最生動、最基本的文藝史原料和礦藏）。對於翻譯各族人民的優秀文藝作品，作為交流各族人民之間的文化（或文藝）狀況，了解各族人民的生活與革命鬥爭的史迹，也應該把它當成重要環節之一的工作去進行，這對建立馬來亞新的民族性的文化藝術，也將具備着一定之意義與作用的。

學習的問題及其他

毛主席教導我們：“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即使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已經了解得比較多的人，無產階級立場比較堅定的人，也還是要再學習，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問題。”對於一個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來說，為要使自己的思想、言行都能適應不斷地變化着的現實情況，以便創作出符合于客觀環境之需求，被社會及人民大眾所歡迎的文藝產品，就得努力學習、刻苦研究。然則，應得努力學習些什麼東西，刻苦研究那一類問題呢？任何一個革命的作家，如果沒有以正確的革命理論為指導，沒有把歷史的知識掌握好，沒有對各項實際的運動作深刻了解，要想創造出“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的文藝作品來，是不可能的。所以，簡單地說，我們應當努力地學習各種革命的理論和經驗，認真地研究馬來亞的歷史和現狀。

先談學習各種革命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不但要努力地學習文藝創作的理論，而且還應當努力地學習一般的革命理論。這裡所指的一般的革命理論，乃係馬克思

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各種基本的理論，亦即“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的普遍原理。對於這些革命理論（尤其是列寧和毛澤東的文藝理論）的學習，必須是結合着馬來亞的具體情況而進行的，是為了解決文學藝術方面的革命理論問題和鬥爭策略問題而進行的。簡括之，它必須完全是為着馬來亞的革命實踐之需求而進行的。而對於任何具有指導我們的文藝創作和鬥爭作用的國際的文藝創作和鬥爭經驗（尤其是中國的文藝創作和鬥爭經驗），也都應加以重視和掌握。具體地說，在當前抗英的原則基礎下，我們的同志不但要學會向共同的敵人——英帝國主義及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展開毫不妥協的尖銳鬥爭的策略，還必須學會跟不同于自己意見的其他革命階級合作相處的策略；不但要懂得基本的文藝創作原理的理論知識，也應當掌握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知識。當然，與此同時，我們又得擺正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即理論對實踐的依賴性和指導性的關係，有若斯大林所說：“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系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

（待續）





加倍的勞動帶來加倍的窮苦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七月五日廣播〕爲了幫助國內外大資本家掠奪我國的資源和攫取超額利潤拉扎克集團炮製了一個又一個的所謂鄉村發展計劃，種雙季稻的計劃就是其中的一個。

拉扎克集團推行這些計劃的結果是：農民的生活更加痛苦，農村經濟日益破產。

爲了蒙騙農民，拉扎克集團竭力宣傳種雙季稻對農民的所謂好處說什麼“他們將獲得政府的大力援助，每戶農民每月可獲得三百元以上的收入”等等。可是，鐵的事實戳穿了它們的無恥謊言。在種雙季稻之後，由於農民付出了加倍的勞動代價，穀子的收成，一般的有所增加，可是得到好處的却不是農民，而是馬來官僚資本家和地主。它們在拉扎克集團庇護下，肆意提高地租和進行各種剝削，把農民的加倍勞動所增加的收成，完全奪去。農民憤怒地指出：種雙季稻對農民沒有絲毫好處，只加重農民的痛苦，給地主和官僚資本家增添了幾倍的收入罷了。

傀儡政權通過偽農產銷售局壟斷了全國各主要產稻區的穀子的買賣，一向壓低穀價，從農民身上獲得了巨額利潤。偽政權規定的穀價每担只有十六元，這對農民已經是一種殘酷的剝削，可是，偽農產銷售局却一般地以每担十四元五角向農民強制收購。然後以十八元三角的高價出售，每担淨賺三元八角，因此，種雙季稻首先意味着官僚資本家利潤的增加。

拉扎克集團拼湊了一個名叫“米穀局”的新的官僚機構以來，對稻農的剝削不是放鬆而是更加野蠻，穀價沒有提高，稻農的負擔沒有減輕。這個機構的頭子，巫統前任副主席賽逸納賽爾侈談幫助農民的所謂措施，可是，稻農仍舊貧困不堪。廣大農民和鄉村勞動者，一天吃一頓飯都有困難，而納賽爾却鼓吹把米穀拿去喂牲口。

姆達河水利計劃是拉扎克集團推行雙季稻規模最大的計劃，這個

計劃也最典型地證明：種雙季稻的計劃完全是爲官僚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服務的。據傀儡政權吹噓，在姆達河水利區，今年已經有十七萬英畝土地種雙季。從一九六九年以來，每季每英畝產量，已從一噸增加到一噸半，產量增加，農民生活下降。而地價則每壟從一千元猛增到二千五百元。地主乘機抬高地租，盤剝農民。但是，吉打偽州務大臣却無恥地吃牛說：“參加姆達河水利計劃的農民很多擁有小汽車，擁有摩哆腳車的更多了。”他所說的農民，不是農村的無產者或半無產者，而是依靠剝削農民來養肥自己的地主、富農和地方傀儡官員。連反種透頂的政客馬哈迪也不得不招認，自從吉打實行種雙季稻以來，獲得利益的不是農民，而是擁有拖拉機的地主。

姆達河水利區的貧僱農的處境是怎樣的呢？只須要舉出一兩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吉打依德拉甘榜芒果磅磅的僱農蘇曼奧馬，在別人的田里幹活，自己沒有土地或其他財產。因爲貧窮，他的八個孩子現在都沒有上學他說：“怎樣送他們上學呢？我每天的收入只有一塊錢而已；他又說：“假如不是我哥哥的幫助，我的孩子可能已經餓死了。因爲家里沒有米，又沒有錢買米。”他走投無路，迫不得已表示願意把孩子送給別人。阿布哈里巴是一個貧農，他除向地主租兩英畝地耕種之外，還替別人收割，換取一點工錢。儘管這樣，他一家生活還是極端貧困，因爲每英畝地他必須還地租八十元，還必須繳納水費及其他什費。即使他種兩季，每季所得還不到一百元。由於生活越來越苦，他的四個孩子明年也得停學了。

在別種雙季稻的地區，農民的困境也是大同小異，而且，他們還經常受僱米穀局的刁難。例如：在吉蘭丹離哥打峇魯四英里的沙洛水利區，有五千農民按照傀儡政權的計劃種雙季，可是去年十一月，在他們收割了第二季的穀子之後，僱米穀局却橫蠻地拒絕收購他們的穀子。一個老農民說：“我們在沙洛從來沒有發生過像今年的事情，假如沒有人要買，何苦每年種雙季稻子，種到很多的穀子又有什麼用處？”這是農民群眾對拉扎克集團的譴責。

大量的事實說明，不管是種兩季稻或是種雙季稻，不管稻子產量多高，只要政權掌握在拉扎克集團手里，只要土地掌握在地主和官僚資本家手里，那麼，農民和勞動者就必然要遭受殘酷壓迫和剝削，就不可能翻身。

（接第二版）

我們要正告拉扎克集團，參加土地開發計劃的貧苦農民是被迫的，他們的苦是你們一手製造的，他們不是坐享其成，而是辛辛苦苦的勞動，養肥了你們這一小撮吸血鬼，他們一定要清算你們的罪行。你們要他們同開發局的頭子們，培養起一家親的精神，這是辦不到的。你們威脅他們，說要採取行動來對付他們罷工、示威，這是徒勞的。你們的新的扣債制度，必將激起所有參加者更劇烈的反抗。





蘇發努馮重申

美軍必須撤出老撾

老撾七月十日消息：據巴特寮通訊社報導，老撾愛國戰綫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蘇發努馮親王，本月二日打電報給馮富馬指出：要解決老撾問題，就必須立即使美國停止對老撾的干涉和侵略。

電報指出，老撾問題必須由老撾人自行解決，決不應讓老撾的內部事務受外來勢力的控制，假如美國侵略老撾的戰爭迅速結束，那麼這不僅是符合人民的願望，而且還為粉碎尼克松集團目前在這個地區瘋狂的戰爭升級作出貢獻。

二十九架B52型飛機 進駐冲繩

東京七月十日消息：本月八日與九日一連兩天，美國向冲繩島加所納空軍基地增派二十九架B52型戰略飛機，這是一件嚴重的事件。因為在美國還完全霸佔冲繩島時，該島從來沒有停留過這樣多的美國B52型飛機。

日本共產黨和社會黨強烈譴責美國利用冲繩島作為美國B52型飛機的出發地點，去殺害印度支那三國人民。

法數百人簽請愿書

吁美停止轟炸北越堤壩

巴黎七月八日消息：巴黎《世界報》今天登載一篇數百人簽名（其中包括許多國際著名的知識份子）的請願書，呼吁美國停止轟炸北越境內的堤壩系統。

請願書稱：美國的轟炸行動，威脅着一千五百萬居住在堤壩保護區內的人民的生命安全。請願書呼吁美國人民挺身而出，要他們的政府停止“這種罪惡的轟炸行徑”。

請願書宣稱：如果美國的轟炸造成北越的堤壩在今夏倒塌，尼克松總統必須對這種有如下令投原子彈的滅族性行爲，負全部責任。

阿爾巴尼亞通訊社評論

美蘇勾結企圖瓜分世界

地拉那七月二日消息：阿爾巴尼亞通訊社針對美蘇極峰會議發表評論文章。阿爾巴尼亞通訊社稱，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同其他共謀者及盟友美帝國主義者一樣是危險及愛好侵略的社會帝國主義者。

該通訊社稱，美蘇極峰會議透露超極強國互相勾結以陰謀對付世界革命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及破壞世界的和平與安全。

兩個超級強國勾結在一起設法欲使歐洲受它們的“保護”。假如世界人民相信它的所謂保證歐洲安寧的局面的鬼話，那麼，它們就可以放手自由地對付亞洲人民及世界其它地區人民的民族解放戰爭。

該通訊社最後促請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應該提防偽裝的敵人，他們以贊成人民的鬥爭的美麗詞藻來掩飾它們真正的反人民與反革命的醜惡面目。

這次美蘇極峰會議其主要目的

西柏林三千多人示威 要求美國停炸北越

柏林七月九日消息：為數約三千名西柏林左翼工人學生，昨日在熱鬧市區的美國文化中心大廈前遊行示威。

示威者是抗議美國在東南亞的軍事行動。他們要求美國立即停止轟炸和封鎖越南北方，並迅速把美國軍隊撤出越南。他們表示，將與美國反戰軍人和美國國內反戰人士團結一致，以阻止和破壞美帝國主義對越南的侵略行徑。

示威群眾是在紅旗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的五星紅藍旗引導下，舉行至美國大廈。示威者還持着標語牌，標語牌上寫着“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萬歲！”等字句。

據稱：在過去，示威者經常向該大廈投炸彈、石頭和其他破壞性炸藥。這一次，反動警方得訊，慌忙在距大廈五十碼處布下倒刺鐵絲網，並調派八輛卡車、裝甲車共一千多名警察，攜帶警犬和水喉管在場監視，隨時準備鎮壓示威者。後來據說沒有意外事件發生。

是企圖重新瓜分世界。

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者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者。

日本海員罷工 進入第八十七天

東京七月九日消息：日本海員爭取改善待遇的罷工鬥爭，目前已進入第三個月。

這次罷工開始於四月十四日，今日進入第八十七天，成為日本工運史上最長久的工潮。日本上次最久的工潮是在一九五二年，電力工人罷工八十六天。

據海員工會稱，這次罷工造成大約一千二百多艘輪船困在日本港口。日本港口已經擁擠不堪，海事局官員表示擔憂，如果輪船再駛入港，將導致港口的不安全。

據稱，這次工潮已經迫使日本好多家煉油廠關閉。

罷工工友表示，如果資方不答應他們提出的要求，那麼罷工可能還會延續下去。

烏干達總統責美情報局 企圖製造烏干達內亂

甘巴拉七月十日消息：烏干達電台上週末廣播艾敏總統在其家鄉西尼爾對族長的演說稱，若干反動份子一直散播謠言，企圖煽動西尼爾部落之間的衝突。

他指出，除了少數以色列份子之外，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也滲入烏干達，企圖製造內亂。





廉潔乎？

李光耀傀儡政權的大小官僚，貪污舞弊的內幕頻傳。為了掩人耳目，掩蓋消息，它們趕盡拉了一個不吃四塊錢咖啡錢的小走卒，封之為“廉潔警察”，大肆渲染，把他說成是“星加坡官員的典範”。

黃麟根說：“星加坡的警察每天都受到這種引誘”，但直到今天才找到這個“廉潔”的典範，可見其他的警察都是貪污的。

李光耀傀儡政權的大小官僚，都是善於刮龍的。它們有眼光：小錢不吃，專吞大元。四塊錢當然不在它們眼里，倒不如撈一個“廉潔警察”過過癮。

越是貪官污吏，就越喜歡自命清白，喜歡豎立各種“廉潔、賢能”的牌榜。李光耀傀儡政權的舉動，並不新鮮。

偽善的行動黨反動政權

偽善的法西斯行動黨反動集團，為了挽救其日益沒落的反動政權，最近以來在各選區里大搞偽善新花招，它們無恥地利用各選區里的大小奴才，以所謂支部周年紀念或“聯絡所”慶祝會為藉口，勞民傷財，拿人民的金錢來作為它們一小撮反動集團擄取選票的政治資本。

據一些群眾反映，行動黨的一小撮大小奴才在其支部或“聯絡所”大搞演出和設宴招待群眾，同時一些豬仔議員和偽部長還粉墨登場，大事宣傳行動黨的所謂成就。說什麼行動黨上台後使星加坡帶來“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和“工業突飛猛進”等各種謊言，企圖博取人民的同情與支持來挽救其必將崩潰的反動政權。

衆所周知，行動黨反動集團是一小撮過橋抽板的害人虫，它們為了一小撮反動頭子的利益和外國壟斷資本家的利益，到處摧毀農村，

工業工聯開除——綠色站全體執委會籍

工業工友聯合會於日前發表一篇聲明，宣布開除該會屬下巴士分會綠色站全體執行委員會委員及部份幹事會籍。聲明全文如下：

「前本會屬下綠色站全體執委及部份幹事，在林順孝、溫紹燕二人領導下，公開背叛左翼立場，公然

勾結黃色工會——“全國職總”篡奪本會在綠色站的代表權，出賣了整個站委會及全體工人利益，犯下了不可寬恕的滔天罪行！

「早在今年初，以林順孝、溫紹燕、黃洋華為首的叛徒們，便背着總會，暗地里同偽“職總”屬下“工業職工聯合會”的工賊們進行密謀，準備投靠偽“職總”。這項出賣本會的醜惡交易在四月由叛徒們所召開的所謂工友大會上準備付諸實行。在會上，他們企圖提出欺騙工友的“統一工會”主張。所謂“統一工會”，即是投進偽“職總”的保護傘里去，也即是讓“工業職工聯合會”把綠色站“統一”起來，成為行動黨的傀儡工會。在那時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胆號召工友加入偽“職總”，而只提出這誤導工友的議決案，打算在混水摸魚的情況下讓工友來個“公開票決”，他們以為這樣就能逃脫出賣的罪名了。但是，當日的醜舉為總會所獲悉並及時加以阻止，但他們當場竟不讓總會代表向工友發表談話。雖然是次“叛變”不能得逞，但他們煽動工友投靠偽“職總”的陰謀活動並沒有停止。

「今年五月起，他們竟公開大膽地進行其可恥計劃。公開宣揚

到處迫遷民房、到處驅趕小販，以方便外國壟斷資本建旅館、設工廠，好讓它們自由地壓迫和剝削人民，如裕廊工業區就成為外國壟斷資本家大賺錢的天下了。

由於外國壟斷資本的殘酷剝削和反動政權黑暗統治的結果，因此，就造成了百貨騰漲，苛捐雜稅、生意蕭條、經濟日益衰退、失業現象日益嚴重、人民生活日益貧困，這就是行動黨反動政權執政十多年來的“偉大成就”了。

只有加入職總才有出路”的謬論，並公開號召會員們全部加入偽“職總”，還賣力為工友填寫入會表格與開始鳩收日捐。就這樣，偽“職總”毫不費吹灰之力，不動一兵一卒，便如願以償的奪得代表權。工賊們為偽“職總”立下了赫赫大功，我們真為他們的主子沒有早日頒發“S I L O”勳章給他們而感到遺憾。與此同時，擁有會員九百名，具有十多年左翼基礎，由工運先輩們艱苦奮鬥的果實連同長年累積的三萬元基金就被這批戴着假面具的工賊們出賣淨光了。他們這種從“最左”到最右的破天荒“創舉”，真可謂空前絕後！

「過後，有些有骨氣不願與他們同流合污、堅決站穩工人階級立場抵制併入偽“職總”的竟被這批叛徒們指為“自鳴清高”，還說什麼“如果不想繼續工作，不參加是沒有問題的”。這里充分暴露了他們的奴才本性。按照他們的活命哲學，工人階級為了飯碗就只有接受資本家的擺布而不能反抗了；監獄里的反帝愛國志士為了“自由”，豈不都要叛變投降嗎？他們度着漫漫無期的黑牢歲月豈不都在“自鳴清高”嗎？這真是反動，無恥的論調！

「最後，我們呼吁左翼幹部、我會會員與這批工賊叛徒劃清界綫並希望綠色站的廣大工友們分清大是大非，應堅強地站起來。對於工賊們的出賣行徑，馬來亞工人階級決不會饒恕他們，而對於那些繼續堅持鬥爭，堅決不投靠偽“職總”的所有巴士分會會員們，本會謹此致以崇高敬禮！」



以追悼被政治謀殺之越南愛國青年阮太平代表大會的地點外，舉行象徵式之殯禮，
→美國反戰示威者，日前在民主黨全國



政治謀殺 反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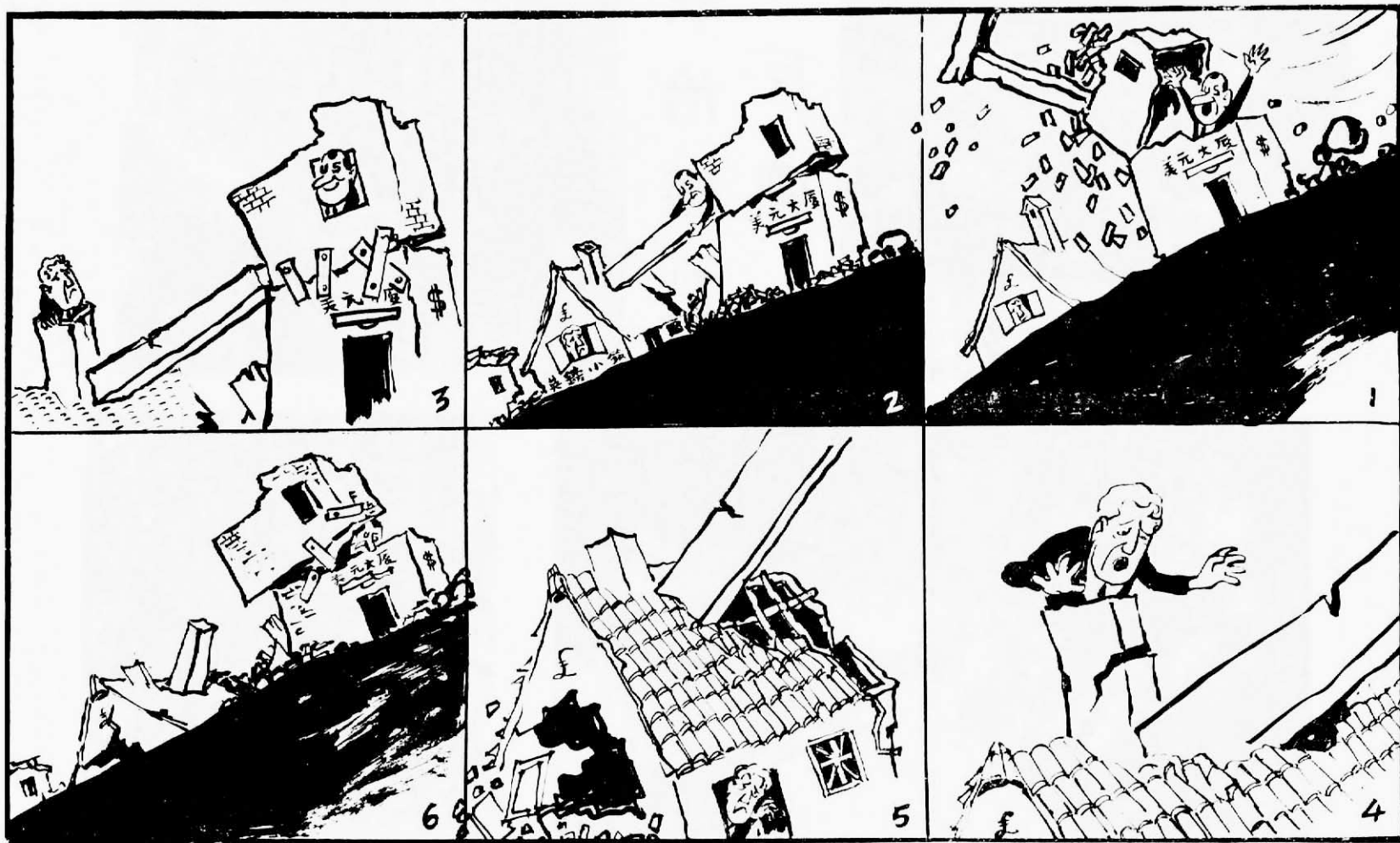


手持以自己的鮮血寫成的血書。
圖中即是這位愛國學生生前在反戰集會上所殺害，並被套上「騎劫飛機」的罪名。
太平最近被遣回西貢，為美帝與西貢傀儡
←在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唯一一南越學生阮

解放陣綫代表發言之影。
。圖示代表團團員正在聆聽越南南方民族
方民族解放陣綫、巴特寮及柬埔寨的代表
最近在巴黎會見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南南
→美國「反對越戰退伍士兵」代表團，



圖示現場之一瞥。
通往參議院的途中，開展反戰示威抗議，
←美國著名之美術及科學家最近在國會



塌樓記

(轉載)